

青云碾

◎庞文梓 著

Albatron Grind

一个欲望的忠实奴仆，
一场赤裸裸的金钱、权利交易，
手段残忍的“保皇战”，
令人寒噤的毒辣妇人心，
等待她的，终是万劫不复的深渊……

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青云碾

Albatron Grind

一个欲望的忠实奴仆，
一场赤裸裸的金钱、权利交易，

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云碾/庞文梓著.——呼伦贝尔:内蒙古文化出版社,
2009.12

ISBN 978-7-80675-782-6

I.青… II.庞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41687号

青云碾
庞文梓 著

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)

直销热线 0470-8241422 邮编 021008

印刷装订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 姜继飞
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9 字数 210 千

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数 1-8000 册

ISBN 978-7-80675-782-6/I·610

定价: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第一章

1

头脑昏昏乎乎的，麻木发胀，还好像有针在刺扎，刺疼的感觉时重时轻……她想再睡一会儿，然而，眼睛闭住时越发难受了，她只好再次睁开眼睛。眼前依然一片黑暗。她盯着黑暗的屋顶，似乎不知身在何处，觉得身体轻飘飘的……突然，她想起了刚才的梦境——她坐着疾驶的火车，热血沸腾，唱着向前向前的歌声，心中澎湃着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的激情……突然火车不见了，她孤零零地游荡在一个荒芜人烟的小山沟里……就在这时，她醒了。其实，现实中的那个小山沟，有人有烟，还有鸡鸣狗叫，那是她下乡插队住过两年的地方。就像梦中一样，她曾经准备在广阔的天地干一番事业。然而，最后却不光不彩地离开了小山村。地老天荒，依然广阔，青春的梦想却渐渐消隐，以后的日子，她只想抓住身在单位的权柄。梦想成真的日子终于到来了，今夜她却时睡时醒。不是紧张，也不是兴奋，因为召开决定人事的常委会已有五天了，三天前她就平静了。两天来，改革报社的想法塞满了脑子。那么，今夜她为什么会时睡时醒？还梦见那个她不愿意再想起的山村呢？

天色渐渐放亮，王飞英的心也亮堂起来。她穿上衣服，走到镜子

边准备洗漱化妆时，突然看到了写字台上的32开本的桌历。她盯着桌历，似乎要看穿桌历。桌历的画面是山水画，这些无名画家的山水画没有什么新意，以往从未引起王飞英的丝毫注意。今天，王飞英突然就觉得桌历中的山水画太富有诗情画意了。二月份的页面中，是云雾缭绕的大山深沟，山下有一条小路，小路上有一个人影。这个人影是男是女是老是少？是上山还是下山？上是活路还是下是活路？她并不是浮想联翩的人，然而，今天她却站在桌历前玩味着画中的寓意。突然，她的心血潮起了。她飞快地放平桌历，拿起钢笔写道：这份桌历将终生珍藏；另起一段写道：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将终生铭记。日光流水般的流逝了，追忆流逝的日子，让王飞英记住得很少。这个日子真的值得记住吗？王飞英放下笔，凄苦的情绪又从内心升起，漫遍全身。为了登上权力的平台，她一路看眼色行事，忍辱负重，如今已是遍体鳞伤……在这个值得庆贺的日子，王飞英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生出伤感情绪，而且还是第一次为自己的付出心潮难平。梳理好齐耳的短发，脸上化了淡妆，王飞英就从伤感的情绪中挣扎出来了。走进报社大院，王飞英忽然觉得浑身增添了说不出的力量与劲头，随之步伐也变得铿锵有力，眼睛流露出傲视一切的神情。她没有进新闻大厦，而是站在新闻大厦前的台阶上，竭力用严肃的表情掩饰内心的惊喜。她两颊一鼓一鼓的，有几次脸颊绷不住内心的得意，差点笑出声来。还是社长兼总编的张铁从大厦出来，站在王飞英身后，神情沮丧，像木头似的。正是上班时间，上班的人陆陆续续地来了，有人向她点头有人哈腰有人咪咪笑。尽管有的人笑得极不自然，但她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一年前，她要是和张铁站在这里，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。

2 他们不是惧怕张铁，他们是没有想到她王飞英会这么快就执掌了报社的权柄。

漆黑闪亮、银白闪亮、红光闪亮的三辆小轿车，从大门鱼贯而入，转了个九十度的弯，在新闻大厦前一字停住。三辆小轿车上先下来的

三个人，分别是市委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副书记黄洋、主持宣传部工作的第一副部长郑声信、组织部副部长张言前，后边跟着下来的是几个跑龙套式的人物。王飞英画着淡妆的大脸盘子有些潮湿，兴奋而又紧张，快步迎上去的时候想显示干练利索的风格，可毕竟是四十五岁的女人了，而且身体发胖，所以她的举动不但没给人留下干练利索的印象，反倒让人觉得是扭腰拧胯。张铁站在台阶上没有动，神情淡淡的，是黄洋他们主动上来与他握手的，黄洋还关心地问了他的身体状况。这就叫姿态。要不是有个姿态问题，他张铁也不会到这里来，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人摘掉乌纱帽。

王飞英准备和郑声信握手时，郑声信双手握在胸前，摇摇，说：“飞英啊，恭贺你！”

王飞英神情庄重地说：“恭贺什么呀，这么重的担子，让我一人挑，还不知是福还是祸。”

王飞英引着几位领导进了会议室。会议室的椭圆形会议桌上，摆放着矿泉水、烟、苹果，整齐而极有规则，矿泉水瓶与矿泉水瓶、烟与烟、放苹果的碟子与碟子之间的等距离仿佛是用精确的毫米计算出来的。王飞英扫视了一眼会议圆桌，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
圆桌是领导席位，报社内部开会，往往是大多数部主任和社级领导围坐在圆桌边，一般职员坐在靠墙的椅子上。今天的会议只有部主任以上的领导参加，所以部主任在领导未进来之前，就坐在了墙边。

会议由郑声信主持，张言前宣布组织部任免通知：郑声信兼任《大漠日报》社社长，王飞英任《大漠日报》副社长兼任总编辑；免去张铁《大漠日报》社社长、总编辑职务，另行安排工作。

任免通知宣布后，黄洋作了即兴讲话。黄洋对报社以前的工作给予了全面的肯定，而且说张铁功不可没。黄洋最后强调道：“报社必须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，团结一致，搞好各项工作，准确无误地当好党的喉舌。谁要是像过去一样跳出来捣乱，谁就不会有好下场。”

王飞英认为黄洋的讲话太精彩了，黄洋话音刚落，她就将双手举过头顶，用劲拍起来，接着会议室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。掌声没有像她期望的那样热烈，她不由地扫视了一眼靠墙壁坐着的部主任们，这一眼扫视到了一张灰暗而阴冷的刀条子面孔，还有一副嘲笑的面容。刀条子面孔的人叫高成胜，是要闻部主任。高成胜过去和她的关系一直不错，可是在报社人事不明的情况下，和她争夺报社的权力时上蹿下跳，煽阴风点鬼火，写黑材料把她骂得一钱不值。王飞英看到这些告状材料，气得好几天连饭都吃不进去。她上了台，高成胜自然高兴不起来，现在想装高兴都装不出来。嘲笑的人叫张养书，社教部主任。他嘲笑她已经不止一次了。在她竞争报社的领导职务的前两个月，张养书把过去她写的评论文章《论新时期的文化走向》和高成胜写的通讯《经济大潮中的大漠市》原稿找了出来，在一次中层领导会议上进行了点评。《论新时期的文化走向》不到四百字，就有二十六个错别字，七个病句；《经济大潮中的大漠市》五百多字，竟然也有三十四个错别字，十二个病句。当时，气得王飞英、高成胜脸色铁青，会后两人坐在一起，咬牙切齿，发誓非出这口气不行。那时王飞英和高成胜两人走得更近了，可不久市委传出了调整报社领导班子的消息，两人才分道扬镳。她上台后张养书还敢继续嘲笑她？真是不想吃部主任这碗饭了！

王飞英心中有些不快的时候，张铁的心中燃起了怒火，脸上涌起了阴冷愤怒的神色，嘴角不住地向后拉，几乎要拍案而起了。他真想说：报社以前的工作是好的，这是你黄洋说的。可是，以前你们为什么不这样说？为什么要在大会上小会上，批评报社的工作没搞好，点名不点名地批评我无能？难道你们就是为了搞我下台，才火上浇油？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有谁说过谁捣乱谁就没有好下场？张铁忍住了，什么都没敢说，会后，他把表弟胡计民叫到自己办公室，把这话给胡计民说了。



胡计民说：“这你还不明白？怪不得人家都说你老实。这是领导让你下台下得体面些。至于他们是不是成心搞你下台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”胡计民说罢匆匆离开了张铁的办公室。

黄洋的讲话还勾起了另一个人的心事，这个人就是总编办主任杨云。会议室就是他领着总编办的人布置的。昨天下午，王飞英把他叫到办公室，吩咐道：

“杨云，明天会议室由你们总编办来布置。”

他犹豫了一下，问：“办公室的事情我们做了，胡计民他们会不会有意见？”“胡计民办什么事都办不出新意，办不好事就退在一边，有意见能怎么样？”杨云意识到了什么，忙说：“行行行。”

王飞英从抽屉找出来一叠百元钞票，说：“张铁没交班前，我什么权力都没有。我先拿出两千块钱，支付一些必要的开支。”

杨云说：“我有钱。”

“你有钱？”王飞英不相信地笑了笑，不由地看了一眼杨云。

杨云身上穿着皱皱巴巴的西服，谁都能看出是在地摊上买的。杨云的脸红了……但他的心浮了浮，似乎预感到出头之日到了。今天在会议室里看到王飞英扫视会议室的表情时，他的心又浮了浮。然而，听过黄洋的讲话，他的心下沉了，很沉很沉。前一段时期报社的混乱，是与他分不开的。他虽然是社里的业务尖子，可是张铁一直任人唯亲，一味地压制他，放纵高成胜。他忍无可忍，就纠集了几个对张铁有意见的人，开始和张铁唱对台戏。每次开会，他就冲锋在前、直言不讳地批评张铁在工作中的失误，纠集起来的那几个人就鼓掌。这一闹，会议自然就开不下去了。报社是全市最大的媒体，不知有多少人盯着媒体人物。媒体人物四处走动，报社混乱的局面自然也就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了，也因此传进了领导的耳朵里。张铁倒霉的日子也就来了。张铁一倒霉，杨云觉得气就出了。他没想到黄洋竟然把自己当捣乱分子看待了。王飞英会怎么看待自己？不求王飞英重用自己，但

求能过两天舒心的日子吧。

2

丈夫嗜酒如命，几乎天天下午都要出去喝酒，全然不管家里有事没事。儿子去了母亲家。王飞英和保姆一起吃过晚饭，就进了卧室。新官上任，门庭还没有热闹起来，所以今晚就成了无所事事的一晚。王飞英打开电视，躺靠在床上。她好久都无心看电视了，但常常会习惯性地吧电视打开。她不想从电视中得到什么启发，也不想从电视中找到什么乐趣，当然，她也不可能和电视交流什么。电视，仿佛成了她一人独处时的音乐伴奏。她拿着电视遥控板，不停地换有线电视频道。在这个值得大贺特贺的日子，她却独守空房。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后来干脆关掉了电视。保姆洗过碗筷，到父母家接儿子去了，而丈夫一般很晚才会回来，这时候家里静悄悄的。在寂静中，王飞英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。突然，她想到应该和杨云谈话了，就立即给杨云打了电话。

杨云来到王飞英家时，王飞英已经从卧室出来了，正懒洋洋地靠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。杨云看出王飞英虽然两眼看着报纸，但是心不在焉。然而王飞英却对刚进门的杨云说：“我快成了报纸迷。”

6 因为过去同是报社的中层领导，所以杨云在王飞英面前并不拘谨，但说话注意分寸了。杨云说了一声“你太用心了”，然后坐在沙发上又说：“飞英啊，我看你这几天脸色不太好看，是不是操劳过度了？要注意身体。”

王飞英把茶几上的纸烟推到杨云面前，说：“没办法呀。张铁给我留下这么个烂摊子，我不操心能行吗？我希望你杨云也能为我操一

份心。你办事，我放心。”

杨云笑了笑，说：“按照黄书记今天的说法，我是捣乱分子。担了这样的恶名，我以后在你手下混日子，还不知道你放心不放心。”

杨云虽然是笑着说的，但王飞英还是看出了杨云的心事。王飞英故意哈哈一笑，说：“都说你杨云很聪明，其实你说这话并没有什么水平。你说我为什么要让你安排布置开会？别人谁不想做这些事？可是除了你他们谁都轮不上！”

杨云意识到好事真的要来了，努力掩饰住内心的兴奋，恭维道：“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敬业的人，也是一个女强人，你上台，报社肯定大有希望。”

王飞英说：“报社现在只有刘剑和訾平两人是副处级领导。我初步设想，让刘剑主管印刷厂，其他人和我一起搞全员聘用责任制，就像过去的企业改革一样。”

杨云问：“市领导会不会支持我们的做法？”

王飞英说：“事业单位实行聘任制，这是事业单位改革的潮流，谁也阻挡不住。我上台前，就和市领导谈过自己的施政纲领，他们说市上的事业单位改革举步维艰，不管是谁首先推行事业单位的改革，他们都大力支持。所以我就上来了。”

“刘剑和訾平会同意吗？他们闹腾起来，也是一股不小的阻力。”杨云忧心忡忡地问。他担心改革不成功，自己却搅了进去，惹一身臊气，舒心的日子又过不成了。

“刘剑有什么能耐？让刘剑主管印刷厂，按副职对待，不参与竞聘，也是我在抬举他。要不，他就是下岗的对象。訾平嘛，这人还不错，竞选时我帮他进班子，让他分管行政后勤工作。他们两人的问题不就解决了？我希望你也能进班子，给我当业务助手。暂时领导的分工还是各管各的。老常退休了，业务现在还没人负责，你把业务负责起来，也不要考虑什么名分，该给你什么名分，我迟早会给你的。”

选择杨云当业务助手，王飞英思考了好几天。杨云过去和自己并没有特别的交往，不过，要搞好报社，还离不开杨云，报社公认的一号笔杆子和业务尖子就是杨云。以后要写什么文章，搞什么重要业务，还离不开杨云的运筹操作。杨云还有一个特点：点子多。只要控制好了，杨云就能为自己出谋划策。杨云人不怎么坏，这也是报社公认的。可是，谁惹恼了他，他跳出来，也不是省油的灯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她这些年为了登上权力的平台，受了不少气，她想出口气；而杨云，无疑就是一个能帮助她出恶气的人。那个她最仇恨的人，恰恰就是杨云的死对头高成胜。她的死对头中有和杨云关系不错的人，可是她明白，杨云受了这么多年的气，现在只要她让他出头，她指使他干再难的事，他都会干的。

杨云的心灵猛烈地跳荡了几下，无法克制的惊喜，从内心流露到脸上，嘴巴张大了，眼睛眯起来了，浑身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痛快。他爽朗地说：“你不要考虑我的职务问题。只要你需要我，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”他没有想到王飞英会这么快地执掌报社的权柄，更没有想到王飞英上台会重用自己。

王飞英朗声笑道：“这就叫高风亮节。有你这样的助手，我就不信报社的工作搞不好。”随即，王飞英严肃地望了一眼杨云，突然口气忧伤地说：“话再说回来，要是有些坏分子跳出来捣乱，我们怎么办？你知道，咱社里有些人品质是很坏的。就说高成胜这个人吧，威信不太好，到时竞选上不了岗，还会把账记在我头上，这个小人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。以前你们都知道他和我的关系不错，可是我就是知道他是个小人，懂得小人得罪不得的道理，才事事不与他斤斤计较，也不在乎吃什么亏受什么冤屈，因为我怕他坏了我的大事。”

杨云明白王飞英在想什么，说：“不能用的人坚决不要用。像高成胜那种人，你要重用他，我就没办法在报社混了。”

王飞英叹息道：“但有些事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。”



杨云想了想说：“到时我们想法子运作一下。”

王飞英既亲切又略带些讥讽地笑道：“我知道你点子不少。”

杨云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这时电话突然响了。王飞英拿起话筒，听罢电话，王飞英一惊，呆住了。

“白芸跳楼自杀了。”

3

白芸是区电视台的播音员，人是精精干干的，可长相一般，上镜形象欠佳，所以聚集在她身上的目光并不多。她跳楼自尽王飞英惊慌什么？杨云想问王飞英，王飞英却黑下了脸，站起一声没吭就走。杨云也跟着出了门。王飞英和杨云来到新闻大厦前，见站着几个人，围着血迹指指点点，低声议论。他们看见王飞英来了，就闪在了一边。

王飞英语气沉沉地问：“人呢？”

“送医院去了。不过，人已经断气了。”有人回答。

王飞英说：“上楼看看。注意保护现场。”

两辆警车鸣着警笛呼啸而来。警察迅速跑上楼，来到四楼刘剑办公室门前。刚上楼的王飞英闪开，让警察先进去。刘剑办公室的门出乎意料地开了，站在门里的刘剑脸色惨白，神情木然地望着门外的人。警察看出刘剑与跳楼的人有关，把刘剑迅速扭拥起来。

刘剑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她是自己跳楼自杀的，不过，我对不起她，应该受到惩罚。”刘剑说罢伸出双手，示意警察给他戴手铐。

拿着手铐的警察准备给刘剑戴手铐时，又以询问的神情望望队长。队长说：“先带回去隔离审查。”

刘剑被两个警察带走了。留下的警察开始勘探现场。

现场已被封锁，王飞英、杨云等几人正坐在王飞英的办公室，长吁短叹地议论着刘剑、白芸这两个人。郑声信带着宣传部的几个干部，走进了王飞英的办公室。杨云站起要走，被王飞英叫住了。他们就如何处理白芸的后事，如何向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汇报，进行了详细的讨论，直至深夜两点钟才散会。材料由杨云执笔，宣传部政秘科长张执浩配合完成。

郑声信和王飞英走出新闻大厦时，郑声信长叹一声，说：“把你扶上马，却不知能不能送你一程啊。”郑声信还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，现在宣传口出了桃色事件，他知道自己难辞其咎。

王飞英安慰道：“这纯属个人行为，与领导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
郑声信苦笑道：“当了几年宣传口的领导，眼看就要熬到头了，可市上的两大媒体曝出了桃色新闻，闹出了人命关天的大事，我能逃脱责任吗？”

王飞英说：“如果要你负责的话，分管宣传工作的黄洋也逃不脱干系。”

郑声信说：“理是这么个理，可是他官比我大，到头来我还不是替罪羊？”

白芸自杀案很快就查清了。白芸和刘剑关系暧昧已是一年有余了，报社有些说法，但因为刘剑是领导，说法只是私下的议论，大多数人不相信。一个二十多岁的妙龄女郎和四十四岁且有妻室的男人有染，令人难以相信，但这让人难以相信的事情却是事实。刘剑三十八岁被提拔为报社副总编辑，觊觎社长的位置已经好久了，没想到被王飞英占了报社的第一把交椅（因为郑声信是兼任，所以很多实质性工作由副社长兼总编辑负责）。没有竞争过排名排在他后面的女流之辈，他心里窝得难受。市领导宣布王飞英的任职通知后，他没有请假，无故缺席会议，在办公室窝了一天。几天来，他怏怏不乐，夜不归宿。



妻子知道他心里不好受，也不强求他准时就餐归宿。不回家，刘剑就叫白芸来办公室幽会，用女人的温柔，化解心头的忧愤。白芸来了，两人在床上云来雾去了一番后，白芸坐起说：

“前一段时间你为了争夺报社的一把手，四处奔波，没时间跟我谈婚论嫁。现在报社的事已成定局，你也不在位子上，总该对我有个说法了吧？”

床第之事后的刘剑，对白芸的热情降温了，觉得心里更不是滋味，不假思索地说：“算了，没什么意思。”

白芸一滚身下了床，从小挂包里拿出一封信和日记本，说：“我说过，你不和我结婚，我就去死。”

以前白芸也说过这样的话，可刘剑总是好言相劝，说等报社的人事定了再说。今天他心情郁闷，就烦躁地说：“要死要活，都是你自己的事，谁能管得了！”

白芸伤情地说：“那我就赤着身子从这楼上往下跳。”

刘剑没想到白芸来真的，一翻身脸对着墙说：“要跳你就跳，我肯定不拦你。”因为心情不好，刘剑没有听到白芸赤着脚走到窗口的脚步声。但他听到白芸上了窗台的声音，一惊，猛然坐起一看：白芸惨然一笑，就跳了下去。

4

郑声信办公室的门开着，王飞英走到门边，正准备进去时，看见姬天成坐在沙发上，郑声信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，不知两人正在谈论着什么。王飞英心中的怒火升起来了，不由地停顿了下脚步。没等郑声信看见她，她就转身走了。市委距新闻大厦只有四五百米距离，

王飞英很快就回到了新闻大厦。她飞快地走到办公桌边，没等坐下就拿起了电话筒，拨通了郑声信办公室的电话：“郑部长，您现在忙不忙？不忙的话，我想向您汇报一下工作。”

郑声信说：“天成牵头处理白芸自杀的事，现在他正在向我汇报。”

王飞英不高兴地说：“那让他先汇报吧。”挂断电话，气就更粗了。姬天成是宣传部的副部长，一直是坐冷板凳的角色，所以明里暗里地和郑声信较劲。今天怎么就坐在了郑声信的办公室？郑声信这人也真是的，和姬天成这种人讨论什么工作？！王飞英想到这里，再次拨通了郑声信办公室的电话。

王飞英喂了一声，郑声信就听出了王飞英的声音，忙说：“飞英啊，有什么事，你过来说。”

王飞英揶揄地问：“我过去不就影响你和姬天成讨论工作了？”

郑声信以亲昵的口吻说：“他走了。快过来吧。”

王飞英走进郑声信的办公室，嘴巴撅得老高，仿佛是郑声信借了她数以万计的钱，一直赖着不还似的。王飞英进了门没有关门，就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。郑声信起身关了门。王飞英对关罢门的郑声信质问道：

“总编进社长办公室，怎么不能开着门？！”

郑声信回到椅子边，坐下说：“飞英啊，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。可是，现在对我来说，是困难时期。只要姬天成不落井下石，我还和他较量什么。”

“姬天成是中山狼，得意便猖狂。”

12 郑声信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他能猖狂起来吗？我是主持工作的副部长，只要这件事不受影响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是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，成了市委领导班子的一员。他姬天成就是再当了什么部长局长，还不照样是我的下级？”

王飞英冷笑道：“我不知你郑部长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，你让姬天成处理白云自杀的事，就是给他姬天成上蹿下跳的机会。”

郑声信叹息道：“我不想插手刘剑和白云的这种烂事，才让姬天成去牵头协调处理，你还以为我在给他美差？”

王飞英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郑部长，你让我怎么说你呢？你让姬天成牵头处理事务，就等于告诉人们你想让位给姬天成，人们也会普遍认为你可能要倒台。这样一来，就可能有人跳出来和你作对，必然会对你的权威构成新的威胁。咱们宣传系统的那帮子小人，巴不得你早点下台。姬天成在处理引起社会反响的事件过程中，有了频频接触领导的机会，也就有了显示能力的机会，同时还会在领导面前旁敲侧击地对你进行诽谤。黄洋对你我本来就有看法，这时就有机可乘了。这样，导致的结果就是两种可能：其一是姬天成被领导看好，接替你当副部长兼报社社长，这样你就成了无职无权的光杆副司令；其二是姬天成直接来报社当社长，这样就会给你我造成一些麻烦。”

王飞英的分析有些道理，但事情不会发展到王飞英说得那么严重。郑声信用嘲弄的口气说：“危言耸听。他参与这件事对我没有多少好处这是事实，但他也跳不到那个台阶上。你放心好了。”

王飞英感叹道：“不怕县官，就怕现管呀。万一他上到这个位置上呢？你死猪不怕滚水浇，可弟子还要混世事哩。”王飞英最后的口吻是娇嗔的口吻。

郑声信笑了笑说：“从你今天的谈吐看，你已经很成熟了，还能用得着我？”

王飞英还是以娇嗔的口气说：“用不着你用谁？”

郑声信突然放声笑了，笑过后得意地说：“我虽然不是宣传部的正部长，不过，在宣传系统，不管是谁，都是我手中的一颗棋子，随便一句话一个动作就把他们摆平了。”郑声信说罢，拿起话筒，拨通了姬天成办公室的电话：“天成啊，你走后，我又想了想，觉得处理

刘剑的问题，让你向领导汇报，恐怕领导说我架子大，还是由我去汇报吧。”

这边姬天成没吭声。郑声信感觉到姬天成似乎愣住了，也没再说什么，就挂断了电话，随即得意地朝王飞英笑笑。

王飞英兴奋地说道：“这就对了。下午我请你吃饭。”

郑声信说：“你以为我对吃饭感兴趣？”

王飞英挑逗地问：“吃过饭，到舞厅潇洒走一回，还不感兴趣？”

郑声信盯了一眼王飞英，突然笑道：“接着往下说。”

王飞英却放声笑了。

郑声信亲了王飞英的脖颈一下，说：“你高兴，也该让我高兴高兴了。实话给你说吧，白云这一跳，我心里口里都叫苦；你却心里暗欢喜。”

“你可不要乱冤枉人啊。”

“你不是一直对刘剑有看法吗？这下他不用你铲除，自己就倒下了。如果白云这一跳迟上一个月两个月，你这个给刘剑当领导的，心里恐怕就和我一样苦了。”

王飞英明白郑声信说话的含意，说：“我心里没有苦，才会让你既高兴又心甜。”王飞英说着，一手搂住郑声信的脖颈，脸贴在郑声信的脸上，一手解开郑声信的裤带，一手伸进裤腰里……

5

白云事件涉及了一名副处级领导，市委专门为白云事件召开了书记办公会。书记办公会也叫碰头会，决策大事或讨论人事任免问题，都要召开这样的会议，正副书记的意见统一了，才召开常委会。常委